笔墨飞鸿 家国情长

■王建辉

红色家书

“裕隆长子：家中凡事概行有你父母和你的弟弟撑持，我儿不要常挂在心。抗日大事须要好好承办……我儿青春年少，正好替国家上前努力杀敌人……”这是1938年，何雨农的父亲何光前，写给他的信。

何雨农（曾用名“裕隆”）是我父亲王世明的老战友。我父亲是四川北川人，何雨农是四川茂县人，二人都是羌族。1935年春，我父亲与何雨农先后参加红军，并经历了艰苦卓绝的长征。抗战时期，他们同为八路军第129师386旅772团的战士，都参加了著名的七亘村、黄崖底伏击战。后来，二人又同在129师司令部任职。共同的理想信念让他们在战斗中磨炼了意志，经受住了考验，继而成为生死与共的亲密战友。父亲生前经常给我讲何雨农抗战时的传奇故事和他们在那样残酷的环境中结成的战友情谊。多年来，我一直对何伯伯这位羌族老战士充满了敬佩。

父亲说，何雨农从红军大学特科测绘班毕业后，担任了八路军第129师772团的侦察参谋。1937年10月，何雨农随772团参加了长生口伏击日军的战斗。战斗结束后，何雨农将我军胜利的捷报与3张照片一并寄给了家乡的亲人。1938年秋，何雨农收到其父何光前通过八路军后方办事处辗转送来的一封家书，正是文首提到的那封信。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父亲的家书，极大鼓舞了何雨农。1939年夏，何雨农调到师司令部任侦察参谋。不久，上级又调他担任司令部作战科地图股股长。那年，他刚满19岁。129师进驻太行山后，刘伯承、邓小平等首长指示何雨农尽快组织力量，把晋冀豫边地三省没有连接的地图连接完整，把兵要地志调查清楚。何雨农带领小分队爬遍了太行山，用近一年的时间完成了任务。看到何雨农等人绘制完成的地图，刘伯承师长称赞何雨农“不愧是红军大学的毕业生”，并在师直机关党代会上表彰他为“优秀共产党员”。

图①：1953年，何雨农回到故乡探亲，却得知父亲已故去。回忆当年收到父亲家书时的场景，他感慨万千，提笔写下这些感想。

图②：1938年，何光前写给何雨农的家书。

图③：何雨农任129师地图股股长时的留影。

作者供图

1941年3月，在129师民运部任民运干事的我父亲，经抗大培训后，调到师司令部招待所任指导员。此时，他与何雨农都在师部工作，二人又都是四川人，很快成了亲密无间的战友。父亲说，每次执行任务后或在紧张的工作间隙，他与何雨农都会挤时间见见面。他们见面时，也会聊聊家常。何雨农告诉我父亲，他在执行任务前，都会带上父亲的家书，时刻谨记家书中的叮嘱。我父亲听后，很是感动。

在工作中，何雨农与我父亲互相鼓励。在生活上，他们彼此关心。1943年4月，当何雨农得知我父亲即将与在太行军区14分区医院工作的徐树英（我的母亲）结为伴侣的消息后，十分高兴。他将自己省吃俭用攒下来的两块银元送给了我父亲。父亲用这两块银元置办了些结婚物品，和母亲办了喜事。

1950年，何雨农踏上进军西藏的征程，自此开始了他在西藏10年的战斗生活。1953年3月，组织上安排离家18年之久的何雨农回家乡探亲。回到家乡后，何雨农才得知其父何光前已经故去……

想起那年收到父亲家书时的情景，何雨农感慨万千，不禁提笔写道：“此信于1938年秋，在河北省南部之南宫县收到，当时余正处于万分紧张的华北敌后抗日战争……这封信对于我在艰苦的抗日战争中以及在为取得革命斗争的胜利中是起着极大的鼓励作用。余保存此信已一十五载，现在实现了慈父的喻（预）言得胜归来，且（但）愿团聚！但不幸慈父已离开人间。余以万分惋惜和痛悼之心情，特将此原信拍照成影片以表示永久纪念。”

上世纪70年代，我曾两次见到何雨农。虽然枪炮声已远去，但何伯伯身上依然保持着老战士本色和特有的军人气质。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前不久，何雨农的儿子何家明，将他珍藏的87年前爷爷何光前写给父亲何雨农的那封家书，拍照发给了我。此外，他还将何雨农亲笔书写的感想的照片，也翻拍发给了我。

当我逐字逐句品读何光前老人的家书、何雨农的这篇感想时，内心久久难以平静。在民族危亡之际，有多少像何雨农那样的热血男儿，英勇加入抗击侵略者的行列中，又有多少像何光前那样深明大义的父亲，将子女送上前线……那句“我儿青春年少，正好替国家上前努力杀敌人”，朴素的话语里藏着家人深切的期望，激励着正值青春年华的男儿，把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重任，扛在了肩上。如今，虽然何雨农伯伯与我父亲都已故去，但他们不怕牺牲与无私奉献的精神，永远值得我铭记、践行。

图片制作：贾国梁

说句心里话

让妈妈『听见』我的成长

■何宇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母亲总是留着干练的短发。她性格爽朗，爱说说笑笑，干起活来十分利索。左邻右舍谁家需要帮忙，总是少不了母亲的身影。

两年前，母亲的听力“断崖式”下降。从轻微耳鸣到听力消失，只用了7个月。她的鬓角生出了白发，脸上也很少再见到笑容。

也是在这一年，我大学毕业，决定参军。母亲知晓后，沉默了很久。我知道，她心中舍不得我。

临别那天，我和战友们一起前往火车站候车。我们刚到候车大厅的新兵集合区，母亲那熟悉的身影就出现在我的视线里。她踮起脚尖四处张望，努力寻找我的身影。我们的发车时间是凌晨3点半。我临走前特意嘱咐过母亲，不要来送站。

“妈，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大声呼喊。新兵候车区被警戒线隔离着。警戒线外，距离我20米左右的母亲，还在朝人群张望。母亲的助听器在嘈杂的环境中，会产生强烈的电流声，很难听到声音。好在她还是从众多新兵中，看到了我。和我目光交汇的那一刻，她的眼神突然变得释然、欣慰。我深吸一口气，藏起不舍和伤感，挺直身体，向母亲敬了个军礼。母亲擦了擦泪，也向我挥手示意……

初入军营，每个周六晚上，我都会与家人视频通话。后来，父亲告诉我，每次通话时，母亲都会要求他开启录屏。通话结束后，母亲就坐在我的房间里，一遍遍地听我的声音。我不禁萌生了一个想法：让母亲看到我在军营里的成长，听见我的声音。

下连后，我所在单位开展“爱护海洋环境”相关活动。我作为新兵代表，接受了一名新闻报道骨干的采访。采访结束后，他开玩笑地对我说：“这下全世界都能听见你的声音啦。”那一刻，我脑海中闪过母亲听见我声音时自豪的神情，心中充满了期待。

几天后，那段采访的音频在央广军事《国防时空》节目播出。

一天，休息时，我看到母亲在微信朋友圈转发了那段音频，并配文：“我听见了！”

我给母亲打去视频电话。视频接通的那一刻，我的心猛地一揪。这一年，母亲因为听力原因，几乎很少与人通话。我也害怕让母亲伤心，很少主动打给她，多数时候是打给父亲。

看着屏幕中的母亲，我强忍着泪水，努力挤出一丝笑容。我的嘴唇微张，却什么也说不出来。母亲便主动挂断了电话。不一会儿，她给我发来一张入伍前我与她的合影，以及一张她近期的自拍照。看着自拍照上，母亲脸上挂着的笑容，我心里无比欣慰。

此后，我采写的一篇稿件在新媒体上发布，母亲同样转发到微信朋友圈，并配文：“儿子，不要骄傲，我都能听见！”那一刻，我心中被感动和欢喜填满。我知道，母亲听到了我的成长和努力，我也感受了母亲无时不有的关爱。

家庭秀

翻开图画书
今天我来当老师
我读一句
爸爸读一句
多有意思
妈妈教我
我教爸爸
图画书读了一遍又一遍
有趣的故事一个挨着一个
和爸爸妈妈在一起
爱的童话永远也读不完

陈 玮配文

定格 不久前，陆军某部干部张希明的家人来队探亲。图为张希明在休息时间陪伴家人的温馨场景。

聂旺沙摄

茅文宽绘

饺子“开口笑”

■桂 晓

情到深处

我并不喜欢吃饺子，但从小没少吃饺子。妈妈是苏北人，远嫁到了江西。在我小时候，妈妈特别喜欢包饺子，并且丝毫不嫌麻烦。如果有空闲，她就包小饺子；时间紧张，就包大饺子。有时，饺子大到一个碗只能装下两个。我入伍离家后才知道，这么大的饺子还可以煎着吃，叫“韭菜盒子”。

在我们那个南方小城，不是每家人都会包饺子。邻居说：“你妈妈包饺子的手艺真是一流。”妈妈会热情地指导邻居包饺子，以至于有一段时间，我们那个筒子楼掀起了一股“饺子风”。当然，她也很认真地向我传授过手艺。我却心浮气躁，未能取得“真经”。

对于妈妈来说，包饺子并不与节日有关，随时都可以包。每次包饺子，她都喜欢叫我打下手，指导我把面皮擀得又薄又圆，有时还要支使我来包。但我包的饺子总是“坐不起来”。

虽然我不喜欢吃饺子，但喜欢包饺子的温馨氛围，喜欢看妈妈包饺子时安详的脸庞，享受和她边包饺子边聊家常的时光。她说，包饺子经常让她想起小时候在苏北农村老家过节时，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情景，心里一下就暖和起来。

大学毕业后，我参军去往大漠边疆。当我像挣脱了缰绳的野马一样，愉快地和妈妈告别时，她说“上车饺子下车面”，让我多吃几个饺子。我匆匆吃了几口，抹了抹嘴就上了车，全然没有留意她的神情。

有一次过年，我申请值班留营。科长说，怕我们过年想家，除夕一起去他家包饺子。我和几名战友裹着军大衣，穿过大雪纷飞的营院，在亮得刺眼的白雪上留下了大大小小的脚印。在科长家的厨房一通忙乱之后，科长对我说：“一看你就没包过饺子吧，手这么生。”我张了张嘴看着他，竟然说不出话来。科长说，他想妻子孩子的时候，就喜欢包饺子。我吃着吃着，心竟然像被风吹过的树叶一样，有些颤抖。

近几年，妈妈生了重病，变得像小孩一样，总是问我什么时候能回去看她。这次探亲，只有短短几天。妈妈和我几乎是形影不离。因为药效的原因，她总是在吃完药的1个小时内，能行动自如，药效过了以后，就浑身无力。为了减少对别人的麻烦，她总是把一些自理、搞卫生的事情安排在这1个小时内。一天早上6点多，我被妈妈一阵急促的喊声吵醒。我迷迷糊糊爬起来，看见她坐在装满水的洗澡盆里，佝偻的背弯下来，看起来像一只搁浅的水鸟。看来，她是早上吃完药后自己去洗澡，药效过去了，又起不来了。

我怪她不应该自己去洗澡，有什么事让我做就好了。妈妈趁机岔开话题：“我想吃饺子，那你给我做顿饺子吧！”她又说，她知道我不擅长包饺子，正好可以教会我包饺子，还说我已有自己的小家了，怎么能不会包饺子呢。我清楚，她是想向我证明，她是一个有用的人。于是，我认真请教她包饺子的细节。她的精神果然好起来，还要亲自给我示范。但是，她变形的手指却怎么也捏不紧饺子皮。没过多久，她已经包了一排饺子，但这些饺子无一例外都“张着嘴”。

我默默把饺子的“嘴”一一捏拢，并拍了拍妈妈的肩膀说：“你看，饺子刚刚都开口笑了，真是好兆头！”妈妈看了看我，也笑了……

吃苦是本分

■于德深

家 风

多年前的那个冬天，我参军入伍。村民们敲锣打鼓来送我，一旁的母亲拉着我的手说：“孩子，你要记住咱是庄稼人，吃得了苦，受得了累。要像你爹和哥哥一样能干，让人见了竖大拇指。”我认真地点点头。

该动身了，坐在去县人武部的车上，母亲的话一直在我脑海里回荡。父亲和哥哥的形象也像电影在我眼前播放着。父亲是位踏实勤劳的农民。早些年，他赶车给合作社往县里送公粮。北大荒的冬天，气温大多时候在零下40摄氏度左右。他穿着一双“毡疙瘩”（用厚毡做成的靴），身披一件羊皮袄，往车上一坐，不管啥天气，起早去、贪黑回，来回数十里。我问他：“爹，您不累吗？”他回答：“孩子啊，说不累是瞎话。咱是庄稼人，吃苦是咱的本分。”

哥哥也是庄稼地里的一把好手。到了收高粱的季节，一人多高的高粱秆，哥哥一推就是六七根，回手绕一下，站着就把高粱秆捆了。他因为庄稼活干得出众，还被村主任看中了，亲自来给女儿说媒。村主任说：“你们家能吃苦，风气正。”

我当兵后，驻地在辽东半岛。那里的冬天也很冷，宿舍里要生火炉，靠火墙取暖。室温前半夜还行，到了后半夜，炉子里的火熄灭了，火墙也凉了，屋里自然就冷了。清晨，我悄悄提前起来，掏炉灰、生炉子，然后打一壶水放在炉子上。水热了以后，我再分别倒进战友们的洗脸盆里。战友们起来后洗了脸，精神抖擞地去出操，我心里也暖暖的。

我入伍第二年，部队要抽调部分同志去一个农场插秧。这是一项辛苦的工作，人不仅要站在泥水里，还要忍受蚂蟥的叮咬。从未插过秧的我，抢先报了名。领导说，你在老家种的是小麦、苞米，不明白咋插秧，就别去了，但我还是坚持。领导最终同意让我去。

不久，我与战友们来到了农场。插秧是一项细致活，手和眼要相互配合，秧苗之间的距离也要把控好。在战友的指导下，我很快就学会了插秧。头一天还好，因为热情高、干劲大，也新鲜，尽管猫着腰，双腿浸在水里，我还是没觉得累。第二天，我就有些不舒服了，先是腰酸腿疼，后是被蚂蟥叮咬。有的战友因长时间在水里泡着，开始拉肚子。我也不例外，但还是咬牙坚持，直到插完。

多年后，我退役回到家乡，父亲见我问的第一句话是：“你是不是丢了咱家的风气，部队让你提前退役了？”

“我没给家里丢脸。”我告诉父亲，“我当了这么多年的兵，已经是超期服役了。”父亲这才满意地点点头。后来，我被分配到军工厂。因工作需要，领导让我牵头办报纸。我带着五六名采编人员办起了报纸。当我积累了大量工作经验后，有几家报社要调我过去。想到那些熟悉的工友和他们日夜为军工厂拼搏的劲头，我婉拒了。有朋友不理解：“如果去了，你会有更好的发展前景，为什么要拒绝呢？”我只是说，我舍不得军工厂。

如今，我的孙女都已研究生毕业，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认真地工作。吃苦耐劳的家风，让我家代代人受益。